

病毒溯源:给美国的四个忠告

那些反科学、泼脏水的政客该闭嘴了

□ 曹元龙

7月初,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已逐渐意识到“溯源调查”可能并不会绝对明确的答案,很难找到有力证据证明病毒系“中国制造”。此后,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也表示,情报部门的调查可能也不是定论。

7月27日,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联合致信拜登,称如果为期90天的评估未得出高度可信的结论,拜登应指示情报机构继续进行调查,直到其对病毒起源的结论高度可信。由此看来,在美国一些政客心中,恐怕只有坐实“武汉实验室泄漏论”,或者说持续炒作“武汉实验室泄漏嫌疑”,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正如英国作家、政治和国际关系分析人士汤姆·福迪所说的,世卫组织认为新冠病毒经中间宿主引入人类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但美国拒绝承认这一结论。实际上,除非宣布中国“有罪”,否则任何结论都不足以让华盛顿满意。

从去年公然把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到悍然退出世卫组织,美国一些政客从一开始就试图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他们无视事实和科学,不断释放毫无依据的谎言,甚至打压科学人士的正义声音,改用情报手段进行所谓溯源,炒作有罪推定的“武汉实验室泄漏论”。

美方一些政客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把真相埋葬在一堆谎言当中,进而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达到抹黑打压中国的政治目的。美国《连线》杂志网站刊文指出,一些美国人是想利用病毒溯源这一漫长且复杂的科学过程,加深人们的疑虑,向中国泼脏水,转移美国国内政治矛盾的焦点。

回顾“武汉实验室泄漏论”时间轴,可以发现美国一些政客从来没有停止过炒作,但是其炒热则有着明显的时间段。



卢重光绘

去年,“武汉实验室泄漏论”甚嚣尘上之时,正是美国深陷防疫危机之际。彼时,拜登就试图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他们无视事实和科学,不断释放毫无依据的谎言,甚至打压科学人士的正义声音,改用情报手段进行所谓溯源,炒作有罪推定的“武汉实验室泄漏论”。

再看今年这一波。除了美国疫苗接种率高开低走、“德尔塔”变种病毒导致病例激增外,疫情以来累积的种族歧视、暴力犯罪频发等社会问题激化,让美方自称的“民主灯塔”光环不再。对于高呼所谓“民主”仍落井下石、甩锅放毒,没有将民众的恐慌不安引向积极防疫的方向,没有将两党主张聚拢到科学抗疫的共识上来,加剧了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趋势。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布罗维心指出,鉴于美国有超3500万人曾感染过新冠肺炎,目前的枪支暴力激增、疫情激化的种族差异问题等因

第一个反对北京的是特朗普,民主党人当时还不时嘲笑他的阴谋论指责。可如今,拜登政府明曾批评称:“由于特朗普的谎言和无能,在过去6个月里,我看到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命损失之一。”

不过,方向错了,再“努力”也是徒劳。殊不知,抗疫不力,甩锅实力,对于亟须修复疫情创伤的美国社会有害而无一利。疫情考验的不仅是医学水平,更是政府的治理能力。每一次重大危机,也是凝聚共识、推进改革的契机。但是显然,美国一些政客并没有抓住机遇,而是继续刀刀向外,躲在角落里对外甩锅放毒,没有将民众的恐慌不安引向积极防疫的方向,没有将两党主张聚拢到科学抗疫的共识上来,加剧了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趋势。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布罗维心指出,鉴于美国有超3500万人曾感染过新冠肺炎,目前的枪支暴力激增、疫情激化的种族差异问题等因

素,即使美国疫情得到控制,仍可能对其“产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且将持续多年甚至几十年。犹记得去年《爱尔兰时报》的一篇文章感慨道,过去世界会恨美国、爱美国或者羡慕美国,但现在第一次认为美国很可怜。

实际上,可怜的是美国普通民众,疫情带来难以承受的创伤,作为号称拥有最先进医疗资源的美国公民,他们本可以不用经历这么多磨难。可恨的则是美国一些政客,不思己过,诿过于人,到头来害人害己,加剧全球疫情紧张态势。

汪涓由来两清浊。在病毒溯源问题上,需要的是科学开道,而非政治主导。奉劝美国一些政客,让科学的归科学,与其炒作荒唐的“武汉实验室泄漏论”,不如拿出政治勇气,把精力放在对本国民众负责上,放在提升本国竞争力上。

管好本国疫情,别再放任病毒扩散

□ 简紫鸥

疫情暴发至今,美国一直走在热衷政治操弄、甩锅别国的路上。然而,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刊》近日数据,全美实际新冠病例数量可能被低估了60%,也就是说可能有多达6500万美国人感染新冠病毒。加之目前全美近90%的地区疫情都出现了大幅反弹,再次说明美国疫情完全失控,成为全球抗疫中的短板。

回溯美国疫情时间线,早在去年1月,美国就出现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但据《纽约时报》报道,报告这一检测结果的传染病专家海伦·朱博士被下令封口。去年3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更是以“数据不准”为由停止发布各州确诊人数等重要数据。美国政府的刻意隐瞒导致国内疫情迅速扩散。

面对疫情扩散,美国政府防控举措不力充分展现了对美国人民的不负责任。在美国国内,戴不戴口罩、保不保持社交距离、拒不执行“居家令”等一切最基本的防疫措施,均因可能对个人“自由”产生影响而引起了大规模的争论。经济景气、选举形势也都比疫情防控重要。不戴口罩的选举集会,在政府命令下不得不开的学校、商铺和工厂,都是美国疫情不断反复的原因。由于没有及时实施有效的封锁措施,美国疫情急转直下,变异病毒肆意传播,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

下,甚至创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40万例的全球最高纪录。

在国内防控不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也未将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眼里,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出境,导致疫情向全世界扩散。去年8月,在全球确诊病例破2000万、美国确诊病例超520万的防疫关键时期,美国国务院却以疫情已得到控制,有必要放开管制、复苏经济为由,宣布解除针对美国公民的全球旅行禁令。此声明一出,其他严格执行隔离政策的国家一片哗然。

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发布的数据,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美国公民累计经空港、陆路出国2319.5万人次。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是美国疫情高峰期,日均新增病例18.6万例,同期美国公民日均出国8.7万人次,达到阶段峰值。美国成了名副其实的疫情扩散国。

美国不负责任的直接结果就是多国出现了自美国输入的病例。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2020年5月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以色列约70%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病毒株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卫生部2020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6000多例确诊病例中,14%来自美国。韩国媒体今年2月报道称,该国的7000例输入病例中,35%来自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还加紧遣返非法

移民,造成拉美国疫情加剧。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消息,2020年3-9月美国共遣返16万非法移民。美国媒体

报道指出,许多非法移民在被遣返前既未被隔离,也未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危地马拉、牙买加、墨西哥、海地等国均在自美遣返人员中发现大量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危地马拉为例,50%-75%的自美遣返人员被确诊,其中一架载有76名自美遣返人员的航班中居然有71人核酸检测呈阳性。此外,美国驻日、韩军人都出现了因不遵守当地防疫规定造成扩散风险的案例。正如《纽约时报》评论,美国将成千上万可能已感染新冠病毒的人遣返回没有能力应对这一病毒的贫穷国家,这一行为无异于“输出病毒”。

不仅国内疫情防控不力还放任疫情向全球扩散,美国的举措正在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作为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均居首位的全球头号抗疫失败国,美国政府放着自身的抗疫“糊涂账”不理,却不停将矛头对准别国,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这无疑是在向全世界扩散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政治病毒。奉劝美国一些人,要先管好自己,在出境防控措施、遣返非法移民等方面采取负责任做法,停止扩散疫情,配合全球溯源调查,这是一个大国的应尽责任。

全球关于德堡的疑问不容回避

□ 杨逸夫

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曾在大选中讽刺和党“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言论是阴谋论的美国民主党人,如今再次打起“实验室泄漏论”这张牌,处心积虑地将病毒溯源的对象指向中国,眼着情报机构90天对中国的有罪推定将中国列为病毒溯源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在美国早期感染病例时间线不断提前、德特里克堡疑云重重的背景下,美国此举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在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掩盖自身的疑点。



卢重光绘

据英美媒体近日报道,在世卫组织指导下,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对在疫情暴发前采集的血样进行了重新检测,发现了新冠病毒抗体,证明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早在公认的时间点之前,就已在意大利“一定限度内”传播了。而据美国世界新闻网报道,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武装部队血液项目”将来自德特里克堡等美军基地的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了最早受害者。

无怪乎《名利场》杂志6月披露,美国政府内部曾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纽约时报》前驻外记者、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也指出,美国德堡生物实验室目前仍然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对该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会非常引人关注”。

这些担心不无依据。实际上,美国是病毒囤积国,是全球最大的病毒源头。美国是全球生物实验室最不透明的国家,其在海外建立的生物实验室就超过200个,这些实验室的分布与近年来一些危险疾病和病毒,比如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出血热、寨卡病毒等蔓延始发地的分布情况非常相近。据《今日美国报》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数百起人类意外接触致命微生物事故。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却一直独家阻挡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有关核查机制的议定书谈判,称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国际核查“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

不仅如此,美国还是病毒人工改造研究方面真正的“老手”和“高手”。其中,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及改造能力。人工让病毒更具传染性、致命性的病毒“功能增益”实验所需嵌合病毒的方法就是拉尔夫·巴里克的独家专利,该技术所需辅助软件和基因比设备等等也同为美国特有,任何人使用都需要授权并留有痕迹。据美媒报道,2015年至2020年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了28起涉及“基因工程生物体”的实验室事故,其中6起涉及人造冠状病毒。

多次出现病毒泄漏等重大安全事故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更是疑云重重。德堡历史上长期进行生化武器研究,2019年被突然关停后,美国内暴发“电子烟肺炎”等众多与新冠肺炎症状相似的疾病。权威放射科医学专家通过分析认为,“电子烟肺炎”中存在病毒性感染病例,且不排除其中存在新冠肺炎的可能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去年2月公开承认,一些被误以为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

美国华盛顿特区独立调查记者乔治·韦伯去年3月发布的视频中曾称,将新冠肺炎传播到武汉的“零号病人”,可能是随队参加世界军运会的美国运动员亲属。近日,韦伯称自己在发布该视频后多次遭到死亡威胁,视频也被各大平台下架。此外,部分美国媒体关于德堡的报道也被删除。

今年3月,美国民众曾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出请愿帖,列举疫情暴发、报道被删等事件,要求美国政府公布关闭德堡的真正原因,质问该实验室是否是新冠病毒研究单位,是否存在病毒泄漏等问题。但美国政府保持了沉默。近期,国际社会批评美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理性声音不断增多。美国一再炒

作针对中国的疫情阴谋论,却对本国可能存在的“疫情震中”毫不透明,也不审查,这本身就已经很可疑了。菲律宾主权新闻网日前发表题为《请开放德特里克堡接受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文章指出,中国对外界开放武汉已经表明,中国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而充满疑点的美国德特里克堡应该首先接受调查。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网民签署联名要求世卫组织调查德堡的活动已有超2000万人参加,但是联署的服务器遭到多个来自美国IP地址的网络攻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发表题为《谁害怕调查德特里克堡》的文章指出,这让德特里克堡显得更加可疑。德特里克堡臭名昭著,其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中国呼吁对美设施进行调查合情合理。

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永久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全世界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美国政府解释美国与此次疫情的来源及扩散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不仅是为了病毒溯源,也是为了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面对全球公众的疑问和关切,美国选择失语、失聪、失明,显然过不了关。

美国妄图系统性隐藏真相的行为已经昭然若揭。国际社会对彻查德堡的强烈要求,美国是躲不过去的。美国应尽快拿出透明、负责的态度,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调查德堡生物实验室和在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调查北卡罗来纳大学,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患病病例数据,公布“电子烟肺炎”的早期病例数据,还世界一个真相。

把病毒溯源问题交给科学

□ 苏静静

每当有重大疫情暴发时,科学家和公众首先要问的问题之一就是:“这是从哪里来的?”

从纯科学理性和理论上讲,发现病毒的起源,明确它是如何进入人类群体的,并追踪它是如何扩散开来的,将有助于医学和公共卫生界更好地了解这种流行病,以及如何防止未来发生类似或更严重的疫情。

追踪一种病毒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科学问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多学科的实验室检测和相当大的运气。科学家每天都在发现新的病毒和病原体,其中很多会感染野生植物或动物,而不引起任何疾病。人畜共患病,在所谓“零号病人”出现的地方测试生病的动物貌似是一个解决方案,但野生宿主通常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病毒和它们的宿主会相互适应,直到它们跳到一个新的宿主物种,通常不会引起明显的疾病症状。

对于导致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科学家迄今发现的最近的亲属是蝙蝠冠状病毒RaTG13。蝙蝠冠状病毒RaTG13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源性超过96%。这种程度的相似性意味着RaTG13与新型冠状病毒非常接近,这证实了新型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蝙蝠,但距离其成

为能够感染人类的新病毒仍太远,并非其直接祖先。可能是另一个宿主从蝙蝠那里感染了病毒,并传给了人类。要查明新冠病毒的来源,需要收集更多的野生样本。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采样蝙蝠是耗时的,并需要严格预防意外感染。由于在包括泰国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地的蝙蝠中都发现了与之相关的冠状病毒,这项工作相当于在大海里捞针。

许多在人类历史上流行的病毒都很难溯源。比如,埃博拉病毒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周期性地流行,而科学家们至今仍然不知道埃博拉病毒的起源。艾滋病毒的起源直到在世界各地传播20年后才相对清楚,关于来自母体的传播20年后才相对清楚,关于来自猴类的多重传播也仍有争论。系统发育学、分子钟、合并分析、系谱方法也不断地为艾滋病毒从地方流行转为流行过例的血样才洗脱了杜加斯的罪名。此外,沙眼也被大内,霍乱与爱尔兰人,以及最近的艾滋病已存在于美国大地。至于艾滋

病毒早期的传播链条,科学家仍无定论。

除了科学上的困难,我们还应高度谨慎,因为病毒溯源工作极易被政治化,成为政治工具。历史总是一遍遍告诉我们,即使细菌理论已经出现,人们清楚地知道传染病的传播会跨越种族和阶级,但我们“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一些政客还总是习惯于将疾病的源头和某个族群联系在一起,即便历史经验一次次告诉卫生管理者,政治化对于控制疫情于事无补,甚至会造成阻碍。内奥米·罗杰斯在1916年小儿麻痹症流行的历史研究中指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儿无法得到来自母体的免疫力,导致了小儿麻痹症在美国的流行。尽管中产阶级更容易感染这种疾病,但当时的卫生官员拒绝沿着这一线索进行研究,而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家庭当作了疫情的源头和指责的目标。

历史学家霍华德·马克尔在1892年纽约市斑疹伤寒流行的研究注意到,为了把东欧移民污名化,一些美国政客罔顾科学逻辑,公共健康也被全然忽视。此外,沙眼也被大内,霍乱与爱尔兰人,以及最近的艾滋病与海地人都曾经被建立起类似

的联系。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也是如此,1899年夏威夷和1900年旧金山暴发的鼠疫进一步加剧了对华人移民的限制。市政府官员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唐人街的社区卫生环境,而是选择对华人采取强制性的隔离措施。

当然,政治常常裹挟科学为其服务,但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永远不能成为掩盖真相的理由。当前,已有很多学者对新冠病毒有关的科学议题(包括戴口罩、社交距离、疫苗)在疫情期间被高度政治化深表忧虑。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拜登在演讲中严厉抨击特朗普政府的疫情政治化操演,当时他曾说:“它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可以夺走任何人的生命。这是一个病毒,不是政治武器!”然而拜登政府上台后,依然肆意利用病毒政治化手段,对别国进行污名化、转移国内国际对其疫情防控不力的关注。

在此,我们忠告美国政府,新冠病毒还在不断变异,人类对危害更加巨大的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的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只有把病毒溯源问题交给科学,才有可能全世界共同抗击新冠病毒,才有这个人类公敌。(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